

黑色维纳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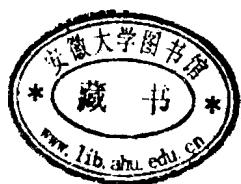
Black Venus and Other Stories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Angela Carter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黑色维纳斯



目录

黑色维纳斯	1
吻	29
大屠杀圣母	37
艾德加·爱伦·坡的私室	65
《仲夏夜之梦》序曲及意外配乐	87
彼得与狼	111
厨房的孩子	127
秋河利斧杀人案	145

黑色维纳斯



悲哀，多么悲哀，晚秋时节这些烟蒙粉红、烟蒙紫褐的傍晚，悲哀得足以刺穿人心。太阳在层层俗艳的卷云中离开天空，苦痛进入城市，一种最为苦涩的悔憾，一种对从不曾得知的事物的怀旧，这是岁末的苦痛，充满无能渴望的时光，无法慰藉的季节。美国人管秋天叫“Fall”，想着人类的堕落^[1]，仿佛原初偷食禁果的致命戏剧必须在每年这个季节一再上演，规律循环，在这学童成群跑去偷摘果园果实季节，在最日常的意象中浮现，显示任何孩童，每一个孩童，若要在美德和知识之间二选一，永远都会选择知识，永远选择艰难的那条路。尽管这女子不知道“悔憾”一词是什么意思，但她仍叹了

[1] 译注：fall 一词有“秋天”及“坠落”之义。

口气，没有确切的原因。

一股股缭绕薄雾侵入巷道，从缓流河水上升起，像精疲力竭的灵魂吐出的气息，渗进窗框裂隙，使他们这层寂寞高处公寓的线条为之摇摆融化。在这些傍晚，你看东西的感觉就仿佛眼睛要化为泪水一般。

她叹气。

那发臭伊甸园里的释迦^[1]，她，这个悲愁的夏娃，咬了——然后立刻被传送到此地，犹如梦中；然而她却又仍是白纸一张^[2]。她从未将体验当成体验来体验，生活始终不曾增加她的知识，反而将其减损。如果你一开始便一无所有，别人会把你的一无所有也夺走，《圣经》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我想她从来不曾费神咬过任何苹果，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知识是干吗用的，不是吗？当时她的状态既非懵懂无邪也非蒙受神恩。让我来告诉你湘是什么样子。

她就像一台钢琴，在一个所有人双手都被砍掉的国家。

在这些悲哀的日子，在房间沉入暮色的这些忧郁时刻，他没有点亮灯光，调几杯酒，让一切变得舒适惬意，

[1] 译注：英文称为 custard apple，直译则为“奶黄酱苹果”。

[2] 译注：原文为拉丁文。

反而没完没了说着：“宝贝，宝贝，让我把你带回你归属的地方，回到你那可爱慵懒的岛屿，有披金戴玉的鹦鹉在珐琅树上晃荡，你可以用你结实的白牙咬甘蔗，就像你小时候那样，宝贝。等我们到了那里，在轻快歌唱的棕榈树间，在紫色花朵下，我会爱你至死。我们回去那里，住在一间稻草顶小屋，门廊上爬满开花的藤蔓，一个穿白短连身裙、扎紧的辫子上系着黄绸蝴蝶结的小女孩会拿一把大羽毛扇为我们扇凉，搅动迟滞的空气，我们则躺在吊床上摇晃，左摇右晃……船，船正等在港口里呢，宝贝。我的小猴子，我的小猫咪，我的小乖乖……想想看，住在那里将是多么美好……”

但是，在这些日子，受霜寒啃噬又闷闷不乐的她可不是小乖乖或小猫咪，看来更像一身锈色羽毛的老乌鸦，在冒烟的火旁蜷成一团沮丧，恨恨地拿棍子戳着火。她咳嗽，她咕哝，她总是觉得冷，总是有凉飕飕气流咬她的背或拧她的脚踝。

去，哪里？才不要去那里！亮过头的黄色海岸和刺眼的蓝天，用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完全不加调配的粗浓色彩涂抹而成，透视比例突兀得就像小孩画的画，让你看得眼睛发疼。满天苍蝇的城镇。只有绿香蕉、番薯和橡胶般难嚼的串烤羊肉可吃。她打了个戏剧化的哆嗦，足以将膝上那只老大不高兴的猫给掀下去。反正她本来

就很讨厌那猫，一看见就想掐死他。她想喝一杯，朗姆酒就可以。她用字纸篓中作废的草稿捻成纸卷，点起她那气味难闻的短小黑雪茄。

夜色踩着毛茸茸的脚走来，奇妙的云朵飘过窗外，是那种夜空无光时仍清楚可见的诡异幽魂般的云。屋主的奇想也没放过窗户：除了最上层的窗扇，所有窗玻璃全换成毛玻璃，让屋里的人可以不受干扰地眺望天空，仿佛住在热气球的篮子里，就像他朋友纳达尔成功升空好几次的那种热气球。

若一阵风吹来灵感，就像现在，摇得我们头上的瓷砖格格作响，这间漂亮公寓以及公寓里的波斯地毯、波吉亚家族^[1]用来喂人毒药的核桃木桌、球茎状椅腿上有十六世纪意大利艺术家雕刻出笑脸和鬼脸的扶手椅、墙上挂的廷多列托^[2]伪作（他是个孜孜不倦的收藏家，不过目前还太年轻，缺乏那种察觉自己被骗了的第六感）——在上天那些神秘气流的邀请之下，此处装潢妥

[1] 译注：Borgia 是文艺复兴时期权倾一时的家族，十四世纪兴起于西班牙，横跨十五、十六世纪，影响力遍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曾出过十一名神圣罗马教会主教、三名教宗、一名英国王后、一名圣人等，以权术倾轧、贪婪邪恶而臭名昭彰。

[2] 译注：原名 Jacobo Robusti（1518-1594），威尼斯画家，十六世纪末重要艺术家。廷多列托（Tintoretto）是他的外号，意为“小染匠”，因其父从事此业。

适的小房间便会脱离楼下街道的系泊，起飞离去，飘过黑夜苍穹，缆索缠住一弯死产的新月，上升之际挤开一颗星星，把我们带到——

“不！”她说。“才不要去那个鬼鹦鹉森林！别带我沿着奴隶船的路线回西印度群岛！还有把这只鬼猫放出去，免得他在你珍贵的波卡拉地毯上拉屎！”

他们有这个共同点，两人都没有祖国，尽管他喜欢假装她在蓝色大洋怀里有个瑰丽的家，把那个家硬加在她头上不管她喜不喜欢，他无法相信她跟他一样无所依归……但只有在想象飞行的时候，他们才一同处在自己的家，两人都在等待风起，将他们吹到某个奇迹的他处，某片好远好远的乐土，充满愉悦舒坦的乐趣。

然而，喝下一两杯酒之后，她便不再咳嗽，变得比较友善一点，同意解开头发让他把玩，他就喜欢玩她的头发。如果她天生的怠惰没有一发不可收拾——在光线暗淡房里的冒烟炉火旁，她可以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呈现植物般的恍惚出神状态——不过，有时她会把雪茄屁股往火里一甩，答应脱下衣服为爹地跳支舞，在追问之下她会不情愿地承认，这个爹地是个好爹地，买给她漂亮衣服，不时帮她弄点大麻，还让她不至于沦为阻街女郎。

十月的夜晚，纤弱的弯月，地球将刺客的明亮共犯

藏在阴影里，让一切变得更加神秘——在这样的夜晚，月亮可以说是黑色。

他渴望看她跳的这支舞是他特别为她设计的，由一连串淫荡的姿势组成，妓院私房风格但不失品味，他喜欢看她有节奏地款摆，而非四处乱蹦踢腿。他喜欢她跳舞时戴上所有手镯和珠链，全身披挂他买给她的珞琅首饰，都是人造假宝石，不能卖，否则她早就卖了。她边跳边哼着克里欧人的小调，她喜欢那些猥亵的歌词，关于鞋匠的老婆狂欢节做了什么，或者某个渔夫蔚为传奇的那话儿尺寸，但爹地完全不注意他的海洋女妖唱些什么，只把那双灵活明亮的黑眼盯着她披戴珠饰的肌肤，仿佛真的入了迷，好个容易上当的笨蛋。

“笨蛋！”她说，语调几乎是温柔的，但他没听见。

火光中，她投下长长的影子。她个子极高，是那种一百年后将会装点疯马夜总会或巴黎赌场舞台的美丽女巨人，穿戴亮片三角裤和闪亮假珠宝，高若神祇，色泽和质感一如麂皮。裘瑟芬·贝克^[1]！但活力充沛从来不

[1] 译注：Josephine Baker（1906-1975），生于美国，后定居巴黎并归化法籍的知名歌舞表演者，当时正值法国对非洲文化极感兴趣的年代，她将美国黑人歌舞艺术引进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法国反抗运动，一九六〇年代参与美国民权运动，退休后创办孤儿院。

是湘的天性，她最突出的特质是对任何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点来抽的东西抱着迟滞的怨恨。饮食、燃烧，这些是她的天职。

为爹地跳性感舞蹈的整个过程中，她心中冷笑生着闷气，无聊而出神地看着他买给她的串串玻璃珠在天花板上拖曳投射出繁复光芒。她看似光源，但这是幻觉，她发光只因为将灭的火焰照亮了他送她的礼物。尽管他的注视使她发亮，但他的影子让她变得比原本更黑，他的影子可能将她完全遮蔽。她是否有颗善良的心全凭各人猜测，她是“吃苦头学校”养大的，而够多的苦头足以除掉任何人的心。

尽管湘的个性并不倾向内省，但有时候，当她扭动在那飘浮半空中、拉扯着系绳、渴望飞去寻找深受诗人们喜爱的月之女神的黑暗房间，她会纳闷，在一个付钱的男人面前裸体跳舞跟在一群付钱的男人面前裸体跳舞有何差别。她的印象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跟道德有点关联。十六岁时，她曾在夜总会直着嗓子唱她现在哼的这些克里欧小调，当时，吃苦头学校的教师，也就是夜总会的其他歌舞女郎，告诉她两者之间的差别可大了，而十六岁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被人包养，也就是说，不必沦为阻街女。卖淫是数目的问题，也就是一次付你钱的人不只一个。那是坏事。她不是个坏女孩。跟爹地以外

的男人睡觉，她从不让他们付钱，这是名誉问题，是忠实问题。（这些伦理学推测中暗含着反讽的可能，但她的情人认定她杂交只因为她性喜杂交。）

然而现在，跟他在云端度过几个疯狂的季节之后，有时她会自问是否打对了牌。如果她反正得靠裸体跳舞为生，那她为什么不能靠裸体跳舞直接换来手中实实在在的钞票，赚钱养活自己？嗯？嗯？

但话说回来，一想到要安排新的职业生涯，她就打呵欠。在不同领班和歌舞秀场之间穿梭来去等等，多费力啊。而且该索取多少钱？她对自己的使用价值只有最朦胧的一点概念。

她裸体跳舞，项链耳环玎玲作响。一如往常，只要终于抬起懒屁股开始跳舞，她其实倒还蛮乐在其中。她对他几乎感觉温情，他年轻英俊是她的好运。她的厄运则是他财务状况不稳定，抽鸦片，涂涂写写，而且还……但想到“而且”，她便猛然中断自己的思绪。

她坚定只想自己的好运，向情人伸出双手，龇牙——尽管白齿已黑烂残缺，但尖尖犬齿仍白如吸血鬼——邀他与她共舞。但他从来不与她共舞，从来不。怕弄乱衬衫还是撑断领子什么的，不过若是抽了大麻他倒会随着节奏拍手。她喜欢他这样，让她觉得自己受到欣赏。几杯酒后，她把其他那些事也都忘记，尽管她当然已经猜

到了。女孩们聚在化妆间害怕地小声说着那些食尸鬼般的症状，朝预言命运的镜子里瞧，看见的不是自己的粉嫩脸蛋，而是涂了胭脂的骷髅头。

当她独自在炉火前喝几杯，一想到这事就发出可怕的老丑婆笑声，仿佛她已是那个她将会变成的老丑婆，为一个阴森的笑话发笑，笑话主角便是她此刻仍是的那个暗地流脓的漂亮女孩。在女巫狂欢夜，年轻女巫对老女巫夸耀：“我赤裸骑在山羊背上，展示我年轻美丽的身体。”把老女巫笑死了！“你会烂掉的！”我会烂掉的，湘心想，大笑。粗哑苍老的犬儒笑声非常不适合湘这样专为取乐而生的人，但对于专为取乐而生的人，梅毒岂不是最具代表性的命运？不也是你为了这个太阳的孩子，这个从安地列斯群岛带来腐败与无辜的灾难性混合的孩子，所付出的代价？

她可是来得干干净净，到巴黎的时候身上只有疥癣、钱癣和营养不良。因此这是个差劲的笑话，在湘出生之前几个世纪，阿兹特克的女神娜哈瓦津在征服者的船上倒满了轮椅、墨镜、拐杖和汞药丸，随着他们巧取豪夺的战利品一同从新世界带回旧世界，那是遭到强暴的美洲大陆的报复，在欧洲人的床上传播繁衍。湘天真无辜地沿着娜哈瓦津的路线渡越大西洋，但并未带来任何情欲的报复——头一个保护者就把病毒传给了她，正是她

信任能带她远离那一切的男人。想起来足以让马开口大笑，只不过她是个宿命论者，她觉得无所谓。

她向后仰身，直到黑羊毛般的长发披散在波卡拉地毯上。她的身体柔软灵活，可以弓成一道桃花心木色的彩虹。（注意她的大脚和强壮的大手，能干得足以担任护士。）若说他是鉴赏美的行家，她便是鉴赏最巧妙羞辱的行家，但她向来都太穷，而承认羞辱之为羞辱是种奢侈，她负担不起。你得逆来顺受。她下腰弯背，足可让一个小男孩从底下跑过。倒流的血液在她耳中鸣响。

这样上下颠倒，她可以看见没换成毛玻璃的最上层右窗外，一弯镰刀月，精准得仿佛贴在天空。这月牙大小一如剪下来的宽宽一弯指甲，看得见月面其他部分被地球阴影遮住的模糊轮廓，仿佛地球被抓在月亮闪亮的爪子间，你可以说月亮将世界抱在怀里。月钩下，一根绷得紧紧的无形线挂着一颗亮得出奇的星。

那只当家的玄武岩花色的猫，沿着码头散步拉撒完毕，此刻在门外喵叫要人放他进屋。诗人放猫进来，猫跳进他敞开以待的怀里，公寓中充满他快乐的呜噜声。女孩打算用她灵活的长脚趾掐死猫，但做完那套感官运动使她心情宽容，不久就笑了起来，因为看见他对猫的爱抚和亲昵跟用在她身上的一样。她原谅了猫的存在，她和他有很多共通点。她利落放掉背上的弓，扑通坐在

地毯上，揉着发酸的肌腱。

他说她跳起舞像条蛇，她说蛇不会跳舞，蛇又没腿，于是他说，但语气是和蔼的，你真蠢哪，湘，但她知道他连看都没看过蛇，根本没见过蛇的动作——那一整套横向的迅速击打，挥动自己一如挥鞭，留下身后沙地上一道道波纹般的蛇痕，快得吓人——如果他见过蛇移动的样子，就一定不会这么说。她忿忿走开，打量自己冒汗的乳房，反正她也想洗个澡，发出鼠般气味的阴道分泌物让她有点担心，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是不祥的，是可怕的。但，没有热水，这个时间没有。

“如果你付钱的话，就会有人送热水来。”

这下轮到 he 生闷气了。他又开始清理指甲。

“只因为我皮肤的颜色不显脏，你就认为我不需要洗澡。”

射出这第一支利嘴泼妇的飞镖，如果她有心，此种紧绷、刺人的攻击大可以持续一个小时以上，但她没了胃口，突然感觉一切都无所谓了。有什么重要呢？我们全都会死，我们现在就跟死了差不多。她缩起双腿下巴靠膝，蹲在火前盯着余烬，眼神空洞，脸上表情维持阴郁的怨恨。猫静静走来身旁，仿佛刻意添上一抹撒旦式的光彩，让你想象女子和猫都在与火中恶魔沉默对话。只要猫不来烦她，她就不理会他，她们一同独处。猫和

女子各自沉浸在如此私密的世界，诗人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只好退开，浏览架上那些珍贵的善本书，镶珠宝的弥撒书，古书，从特殊店里买来、一翻开就会受到诅咒的书。他珍惜着他那好不容易激起的性欲，等她再度愿意承认它。

他认为她是一只黑暗的花瓶，若将她倾倒，便会流出黑光。她不是夏娃，她本身就是禁果，而他已将她吃下！

诡异的女神，夜般朦胧，
散发麝香抹于烟草的气息，
是萨满巫医变出你，大草原的浮士德，
黑色大腿的女巫，午夜的孩子……

没错，将她从深渊中变出——她眼里仍留有那深渊的毁灭记忆——的浮士德一定是用他的灵魂换来她的存在；黑色海伦的双唇吸尽诗人的精神骨髓，尽管她并无心如此。除了一日三餐和几杯酒，她没有太多清楚意识的欲望。若她是佛教徒，应该很有希望修成正果，因为她要的那么少，但是，可叹哪，她还是会受到需求的烦扰。

猫打个呵欠伸懒腰，湘回过神来。她用一首未完成的十四行诗捻起纸卷，点燃又一根短小雪茄，一身玻璃珠叮叮当当，回到诗人身边，以她那无可模仿的、半是